

SHASHOU XINN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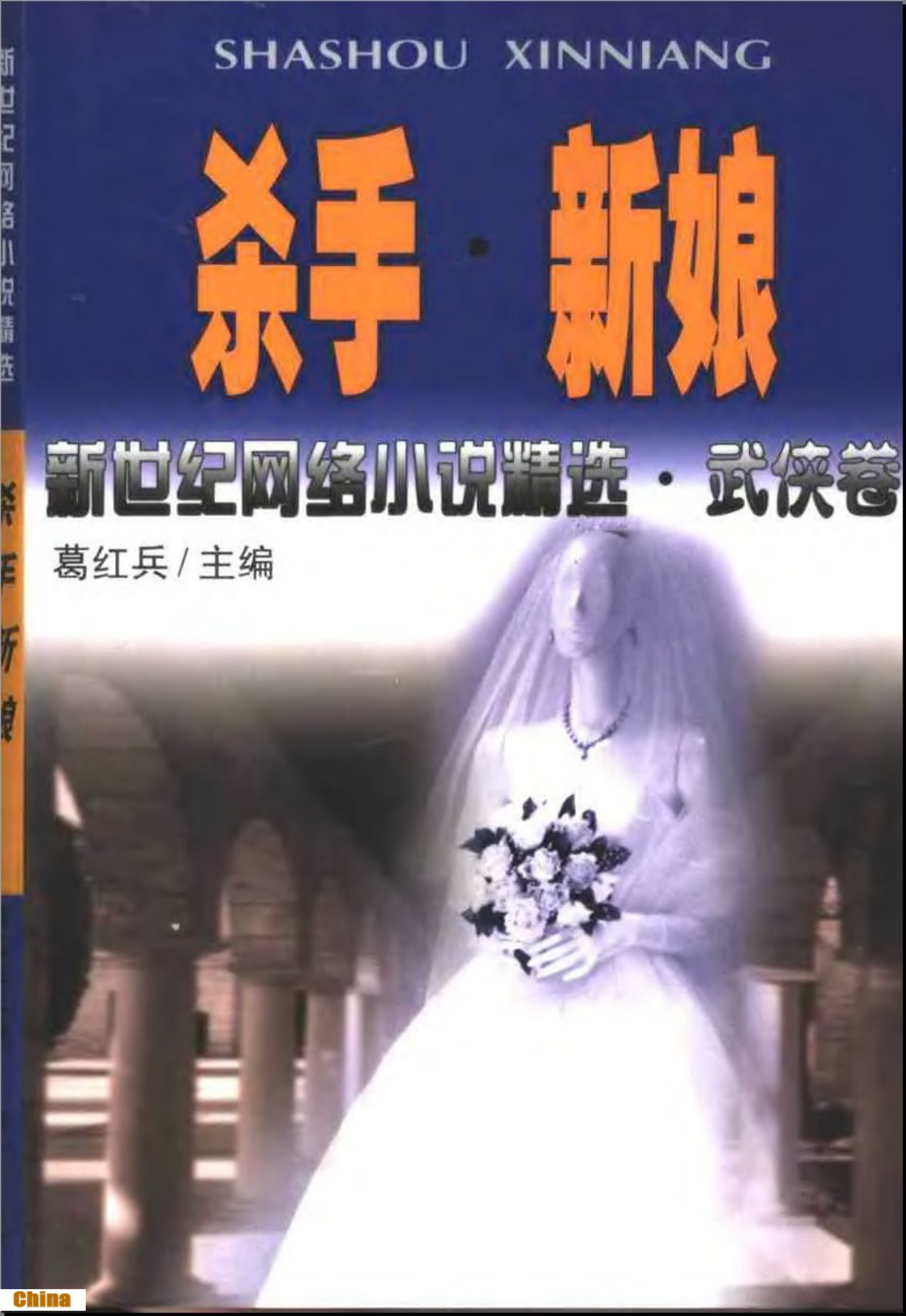
杀手·新娘

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武侠卷

葛红兵 / 主编

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

武侠卷



杀手·新娘

SHASHOU XINNIANG

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武侠卷

ISBN 7-5059-4389-8



9 787505 943896 >

ISBN7-5059-4389-8/I·3417

定价：18.60 元

SHASHOU XINNIANG

杀手·新娘

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武侠卷

主 编 / 葛红兵

副主编 / 郗因素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杀手·新娘：武侠卷/葛红兵主编.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9
(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文丛)

ISBN 7 - 5059 - 4389 - 8

I. 杀… II. 葛…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1892 号

书 名	杀手·新娘——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文丛
主 编	葛红兵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13 千字
印 张	9.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8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4389 - 8/I·3417
定 价	18.6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自由的文字嬉戏

——《新世纪·中国网络小说精选》序言

我始终相信文学在终极上是游戏的,从理想的角度讲,它不是出于义务,也不应是出于义愤,不是为了宣告,也不是为了呼号,而仅仅是出于人之为人先天的表达的欲望、解释的欲望、展布的欲望。

从这个理由出发,我非常喜欢网络文学,喜欢那些没有经过编辑审查和砍削,没有经过纸面排版的挤压和变形,性灵的、无目的的,甚至没有责任感的文字。这些文字许多是匿名的,有的虽然署名,但是署的是诸如 3721、瞎子这样的艺名,实际上也等于没有署名。

因为这些文学作品的匿名,我们会发现,网络文学作品,他们和纸面文学作品的区别。它们大多没有什么文以载道的宏大动机,它们大多是游戏之作,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游戏的姿态。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未来不是我们今天的必然王国,而是自由王国,相信在自由王国里,人们只是出于自由个性的发挥而自由地从事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人人都将是艺术家、文学家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网络文学的出现将经典著作家的预想大大地提前实现了。

这里发表的阵地几乎是无限的,它不受纸面刊物版面的限

制；这里发表的方式是自由的，它不受编审的约束；这里发表的目的是单一的，仅仅是发表本身这个事件而已，它几乎是无目的的，它应验了康德老人关于审美无功利的伟大理论构想。的确，那些近乎匿名的网络文学作者，对于他们的作品几乎是没有什么目的的，他们大多不是出于成名成家的冲动，不是出于对世界的责任感、义务感，而是出于单纯的爱好。这就够了。

多年前，我读书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位来自韩国的留学生师姐，她说她跨海飘洋来中国学习美学，仅仅是为了回国后在家里更好地插花，将家庭布置得更艺术。当时，我为她的志向如此“藐小”嘲笑了她。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却为当初的嘲笑感到后悔不已。如果一个社会它的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允许我们不是出于生计的目的，允许我们不是出于社会的外在压力读硕士、博士，学习美学仅仅是出于将生活过得更加艺术、更加审美，这难道不是更加符合人性吗？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出于责任而写作的文学实际上比出于游戏而写作的文学处于更低级的人类生活的环节上。

让我们将网络文学从现阶段的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让我们姑且这样浪漫地认识网络文学吧，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沉重的东西太多，而游戏的机会太少。

由此，我想网络文学它所依据的规则和纸面文学刊物是完全不同的。它为什么需要稿费，它本身应当是反稿费的产物。要稿费，就一定会有人为稿费给谁、给多少而操心费力，这就不是网络文学了。另外，网络文学也不一定需要什么“伟大作家”。如果，网络文学和纸而文学一样，成了“伟人”的天下，那我们就不需要网络文学了，我们拥有纸而刊物就足够了，网络文学就是专门为俗人、凡人准备的精神餐点，它就应当有点儿漫不经心，有点儿随

心所欲,有点儿不顾章法,有点儿不上(纸面刊物的)路子。说来说去,其实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它和当今的主流纸面媒体就应当是有区别的。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网上的作品正在流传,通过电子邮件,通过网络文学刊物,通过 BBS 等等,他们的传播速度以及广度是那些发行量大多在 3000 册至 10000 册的纸面文学刊物所无法比拟的。我们不必为它担心,不必保护它,也不必摧毁它,让它自由自在地发展好了。有些事情,我想自然的最好。当它处于自然状态时可能也就是最好的时候,当我们突然特别关心起它的时候,说不定就是它遭殃的时候。

葛红兵

目 录

自由的文字嬉戏 / 1

——《新世纪·中国网络小说精选》序言

只是笑东风 / 1

我走过江湖·贼船行 / 17

青丝妖娆 / 38

终南 / 67

惊酒 / 77

杀手·新娘 / 85

邪魔道之丁一 / 98

牺牲 / 117

明天 / 129

血娃娃 / 141

花镜：七明芝 / 162

仙音 / 194

快然亭记 / 240

五十弦 / 248

决战仙客岛 / 271

惊 / 289

只是笑东风

本少爷

如果说,可以有一个梦想,这个世界,我只选择遗忘。

我一个人,在这座古墓里生活了很多年。外面的月光怎么样,我已经不记得。有时候听到隐隐的风声从墓道里微微地掠过,那种声音对我都惊心动魄。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敢走路,因为脚步声很空洞,走着走着,就仿佛一个人会变成两个人,会有一个自己陪着另一个自己。空洞的感觉很可怕。整个人心情郁闷的时候,会显得像是墓道顶上的沙土,一层一层,在时光的侵蚀声中,老去,化掉,成为灰烬。

就好像,从来没有活过,没有来过这人间。

我有一杆很好的铁枪,沉实光滑的枪杆,尖锐凌厉的精钢枪尖。在枪尖的下方甚至还有一丛枪缨,柔软,暖和,贴心贴肺。这杆枪通体都散发着黑黝黝的光芒,是那种比夜色还要黑的黑暗。抚摸着它,常常,我感觉像是在抚摸所有的过往。

这杆枪是我师父留给我的。

他说一个男人最好的伙伴就是武器。

他把这杆枪留给我的时候,目光中充满了哀伤,绝望,但又隐隐含着期冀,喜悦。他的眼神是如此的复杂,宛如就此把他的所有理想和向往都交付给我。

我很爱护这一杆枪。自从师父从古墓里一去不返后，我就把它想象成师父的替代。师父告诉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把古墓枪经中的“失意枪法”练成，我就可以离开古墓，去我所向往的江湖。

这座古墓相传是刑天与黄帝大战，败亡后的葬身之地。广阔辽远的地下墓场，墓道纵横交错，数不尽的机关埋伏，墓壁上刻描着远古时代的那场血腥战争。而一间一间的神秘神室中，更有些令世人垂涎的宝藏。

有时候，也会有人闯进这座古墓。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活着离开。

他们乐此不疲地来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为他们惋惜。

其实，有一天开始，我也为自己惋惜。

那一天，我在打坐的时候，忽然心神不宁。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四周是如此的沉静黑暗，没有一丝异动，可是我的内心，只是狂跳不休。

就好像，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我提着枪，很小心地，掠出那间起居室，往墓道的入口悄然而去。

然后，劈面我就受惊得贴住墓壁，转过身去，用手挡住眼睛。

真的，我有很久不曾见过月光。以至于，突然而对这摊水一样自墓门涌进来的月色，眼睛竟然刺痛得流下泪来。

我低下头，抚摸手中的长枪。细细看下去，雪白惨亮的月光下，这一杆枪，它的枪身是雪白的，枪尖却是郁暗的黑，而七寸处那绺枪缨，有一种血样的红。

这么红的枪缨，就像我大好的青春。

多少年来，我一直相信，这一杆枪，它的颜色，就是黑暗的颜色。

我有一种很沉悶的觉悟。原来，我的内心，不是没有颜色——如果月光来得正好的话。

这么多年，我只是一个守墓人。守着刑天的墓，也守着自己的未来。

那缕悲哀来得绝大，不可阻挡。

我怔在那里，好久，眼睛里一直湿湿的。

真的很寂寞。

那个女子慢慢自另一条通道反身回来的时候，我才被她的脚步声所惊醒。然后，我鬼魅一般地遁走。

我恨这个女子，是她让我平静如井的内心，竟然起了一丝微澜。

我用习惯夜视的眼睛盯着她，盯着她。

她显然是无意中闯进来的，所以，并没有进一步往内间去寻找她想要的物事，比如说，珠宝。又比如说，武学秘笈。

她在墓门的石梯上坐了下来，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月光流到她的发上，又沿着黑色的长发淌下来，淌在她的眼睛里。

我本来是想动手的，可是那么好的月光在她眼睛里闪着光芒，那种光芒我很熟悉。原来她也是一个寂寞的女子。

我惆怅了好久，回过神的时候，她却离开了。墓门轻轻地轰了一声，震落许多看不见的灰尘。

我披着簌簌的尘埃，眼见着月光被渐合的墓门割裂，成了小小的一块，然后更小，更小，收拢到天上去。

她是第一个生离古墓的人。

我一个人，慢慢地拖着身体往里面走。一颗心，突然不安分地狂跳着。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没有。师父曾交待我，这是世间惟一一个能够让我安心把枪法练好的地方，如果令得世人知晓，

从此永无宁日。

师父所说的宁日,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就是像一缕魂魄,终日在这尘封的墓道里,来回飘游。

我对着黑色的自己苦笑。

第二次看见她来的时候,是在一个黑夜将逝未逝的拂晓。我正在墓道里独自散步。

听到墓门机关启动的声音,站在门口的我,猝不及防,我只有掠到空中,整个人像一只蜘蛛一般,张开手脚扣在墓顶。

贴着冰凉的石壁,我看见她一个人,慢慢走进来,吁一口气,然后,她像上一回,坐在墓门的石梯上,发呆。

她托着手,想了想,又站起身来,想到墓道的深处去。可是只是转了一个身,她又回来,叹着气,轻轻地笑道,原来这里就是枪王墓。

我心动了一动。原来,她终于知道,这座古墓就是世人所传诵的神秘的枪王墓。

相传这座古墓能够满足任何人的任何愿望,到底是不是真的?她好奇地把肩上一柄银色的短弓取下来。

我屏住呼吸望着她。从上面往下看,她有黑亮的长发与雪白的肌肤,那柄银弓在清晨光线下折射出的寒光,耀在脸上,令得这个女子恍若天仙。

好几次,我暗暗地对自己说,如果她对这座古墓有何非分之念,我一定下手杀死她。

我并不恐惧杀死一个人的感觉。多少年了,既然我已经习惯独自生活。

可是她只是叹息,只是叹息。这一次,她坐了很久,从拂晓一直坐到黄昏,光线在她发上悄悄地移动,并且转换色彩。

终于，她在暗夜将临的时候，起身，静静地离开。

走的时候，厚厚的尘埃里，传出轻微的“扑”的一声。是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

这一天，我一直贴在她的头顶上，听她轻轻地，念着一个名字。

杜铁衣。

我很羡慕这个名字。也许这种羡慕没有来由吧。可是，如果在这个世上，有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痴痴地把你的名字念一整天，一直念一整天，直到把眼睛里的泪水都念出来，那么，又有什么还可以奢望的。

她走的时候，浅绿的衣裳游过荒草。那些多年没有人答理的荒草在她的身影下，都发出各种各样的挽留的声音，在我留恋的目光中渐次生长，繁荣。

原来一个人的内心，可以有很多的响亮的声音。只是，她没有听见。

很多日子以后，我一直怀想着她的到来。

枪王基本来就是一个令人低徊的去处。找到这里的人，从来没有人计较过要花怎样的代价才可以到来。

所以，我想，她会再回来的吧，就像一棵野草终于要忍不住应东风的邀约。

我的内心，呼喊得那么强烈。

以至于，很多日子，在没有天光的时候，我总是想着那一张寂寞的面容。那种失落。那种伤痛。

以及曾经掉下来凝结过几颗尘埃的泪。

我在古墓里，每天很辛苦地练枪。

失意枪法是一种特别奇怪的枪法，只有把内息最隐秘的那一

种变化掌握透彻,手中的枪才会真的变成活物,变幻莫测。而气机也只有在内息最顺畅的时候,才能自由转换地把《枪王心经》中的一些不可思议的招数全部发挥出来。

我每天练得这样的辛苦,每天都知道自己有新的进步。可是,枪法愈是练得精熟微妙,我就愈是感到,最高境界,又离我远了一步。

师父曾说过学无止境。原来,只有领会到真正的枪法真谛的人,才会懂得,达到一种天人的境界,是多么的不容易。

世人所谓的高手,其实都只是满足现状的人。

而我何尝不想学着世人,容易满足。很多次,我几乎要灰心地离开古墓。

如果,不是因为想再见到那个女子一次。

这一次她来,隔了很久的时间。

我屈着指,摸着壁上的记号,恍惚着算出,她已经有一百八十天没有回来。

我每天都借着沙漏为她在墓门的壁上画线记事。壁上每天都会出现一张崭新的短弓。每次刻下一道印痕,我都会犹豫地想,她,会不会就此离开,永不再来。

上一次,她走的时候,曾经许愿说,那个叫做杜铁衣的男人,永不变心。

也许,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吧。

我在隐隐的不安中,又等到了她。

这一次她来,一启开墓门,就忍不住放声地大哭。

古墓很空洞,她哭泣的回音很响,远远地,仿佛从另一个时空里漂流过来,流进我的耳朵。我的心,也只有跟随着她疼痛起来。

我很想走出来,把她揽入怀抱,让她借着我的肩膀痛痛快快

地哭一场,告诉她,这个世间,除了杜铁衣,也许她还有我的胸膛。

我呆呆地打量着她,终于,不敢靠近。

鬼魅一般的我,已经不敢与这个世界打交道。

即使,我也有一颗柔软的内心,以及,那一份,柔软的,喜欢。

她止住哭泣以后,慢慢地,对着古墓,一个人说话。

她始终还是相信这座枪王墓是可以满足任何人的任何愿望的。所以,她总相信这座古墓有一个冥冥中不可示人的神灵。

我越发不敢亮相。

到了这一天,我才明白,原来她喜欢的这个人,已经被她亲手所伤。她把背上那柄银色的短弓取下来,重重地摔在壁上。

她的力道很足,以至于壁上的石屑都随着银弓的飞弹而纷落。

纷落的,还有我的相思。

这么爱着杜铁衣的她,又如何会爱上另外的男人。又如何,会像我爱她一样爱我。

她用银弓掷坏的石壁,她其实不知道,上面刻写着我的思念呢。现在,我远远地躲在暗处,看着那一片记载时光与相思的石壁,已经毁掉了。那些为我历数日夜的短弓记号,已经毁掉了。

我的内心只有惨绝。

开始,我已经明白,我真的爱上了一个世间的女子。

她的名字,叫做小韭。她来自江湖中的一个神秘门派:箭后崖。

小韭射伤杜铁衣的原因,是因为她的父亲曾经射杀了杜铁衣的父亲。因为她的父亲,是箭后崖的一个出色箭手,而杜铁衣的父亲,却是箭后崖的一个叛门者。

杜铁衣前来寻觅箭后崖报仇的时候,她其实知道了他的来

历。她射伤了他,同时,也射伤了自己的爱情。

她不曾告诉他,当年,就在箭后崖倾门而出围杀杜铁衣的父亲的时候,她的父亲,被临死的杜铁衣的父亲,射中了一箭,当时就气绝毙命。

而今她已是箭后崖的掌门人。因为只有她练成了箭后崖真正无双的箭术:错箭。

他来对她报仇,却不知道,她与他,也另有一份血债。

那一天,她把他射伤后,看着他逸去的身影,当时,她想,可能,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他的武功很高明,她只有用错箭才能把他伤于箭下。

她知道在错箭之下没有逃生的可能。

等到杜铁衣的死讯确定,她就会自杀,陪他来生来世干干净净两无纠缠地重逢。

惟一的方式吧。她一直以为。

如果真的有爱情,可能,今生从此永不相见,就是最好的爱情了吧。

可是,就是三天前,她遇上了另一个女子。

那个女子的名字,叫做容容。那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女子。容容救了杜铁衣,却治不了箭后崖独有箭术的箭伤。所以,她只有来找小韭。

小韭遇上容容的时候,一遇上她的眼神,一颗心就此绝灭。

一个女子若非为了心爱的人,怎么会舍得把自己的生命也不惜了呢。

容容明知道敌不过她的错箭,却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把那绝世的箭法发出去,射向容容的时候,她的心,就像那枝离弦的箭,错乱,没有章法,没有退路。没有生机。

今天，小非带来了一只翡翠绿的小玉瓶儿。

她把它收藏在石阶的第三排。

这一溜石阶，以前很平滑，很整齐。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地表微微下陷，所以石阶也开始斑驳着凹凸不平。在第三排的石阶上，不知道哪一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斜缝。整条缝的方向，是日出的方向，由浅到深，由窄如眼缝到宽如厚掌。

小非把小玉瓶随手放在石缝中间，并且细心地用一本油纸包裹的书垫在下面。

她的动作很慢，很细致。

我看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我的心，也跟随着她的心，慢慢地，充满浓厚的忧伤。

风从原野上漫天遍野地涌过来，一阵一阵地，吹得她的裙裾飘摇。我翻飞的目光，只是瞧着她，瞧着她，片刻不离。

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恍然不觉。

我一个人，在黑黑的墓道里，出神。

突然我有一种闯人江湖的欲望。这种欲望来得是如此强烈，我只好拼命在墓道中，大声地呼叫。

有谁会听到地底深处一种寂寞的呐喊呢？

声音那么空洞，就是我自己，也仿佛没有听见。好半天，我才提着长枪，背靠着一张石椅坐下来，很粗地喘气。

就是我自己，也确实不能肯定，我曾经如此疯狂地呼喊过，像要把整个内心都撕开给别人看的呼喊过。

我开始更加疯狂地练习本门的枪法。

这一段时间，枪王心经上的许多阻滞，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像一扇打开的门，向我展示出武功巅峰的那种绝美状态。

那是爱情之外更让我迷恋的一种状态。我开始不眠不休地